

乡情

麦浪千重艾香浓

往事

曾五元

武青山

夏日的风掠过麦田，一缕艾香勾连起岁月深处的温情。黄河拐弯处的这片土地，沉淀着世代相传的烟火记忆。

妻子与邻家姐妹围坐在院子里，各色珠子、香草、朱砂罗列，五色丝线在指间翻飞，绣针穿过绸布的声响里，四叶草香包缝着四季平安，石榴寄托多子多福，小巧的葫芦香囊寓意“福禄双全”。幼童手腕系着“馄饨儿”，是老辈人给予的祈福礼俗。

三角梅晕染了傍晚的风，夕阳的光晕透过芭蕉叶，落在姐妹身上，窃听着她们唠唠叨叨的絮语。墙外有脚步声起，3位年轻人搀扶着鬓角染霜的老者在小院门口驻足，女孩一口普通话里带着爽朗：“我们从甘肃西河来，找爸爸的老同学武云山。”

我赶紧上前：“是我大哥，您是？”

“我是朝霞。”这位大哥回话。

原来是我孩提时的老哥哥，他的目光打量着我，突然喊出我的小名——那声音像把生锈的钥匙，“咔嚓”拧开了40年的时光封印，一种久别重逢的惊喜涌上心头。

女孩述说着，他们是怎样自甘肃西河过来，为了父亲归乡的心愿，7个多小时跑了1000多公里路，不曾歇脚，到了村子里已是夜色初上。

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”老老小小走了半个村子，未曾看到一个熟视的人。女孩说：“运气真好，一下子就问到地儿了。”

大哥已去世，遂邀至我家，握手相谈间，有太多的话要说，却不知从哪开头，七七八八、零零乱乱地随意拉扯着，说起他同龄的那些人，回忆着各自老屋子的模样，那一幕一幕场景，在我们的思绪里慢慢清晰。

可惜的是，他熟悉的几位同龄人，故去的故去，在外的在外，已是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儿童相见不相识了。

朝霞大哥一家子原本不是我们村子里的，后来他们迁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他们家人说话调调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家跟我们这个小村有着怎样的渊源？

朝霞大哥兄妹五个，他排行老二，大姐彩霞，三妹红霞，四妹艳霞，五妹云霞。云霞大我一岁。彩霞姐见的少，过年时村里演节目，彩霞姐正好回来参加，她舞跳得好，喜欢打篮球。我总觉得她是城里人，很洋气。

最幸福的事，是多年不见，却不疏离，彼此有许多话想说，这大概就是最浓的亲情吧！

陪同而来的仨年轻人，是朝霞大哥的儿子、女儿和女婿。三人看着我们俩话语间的熟悉，倾听我们的故事，仿佛他们也是这个小村的熟客，并不觉得陌生。

朝霞大哥谈起他家的变迁，是

怎么来的小村，走了以后生活的变化。

20世纪60年代末，因为国家发展需要，城里人下到农村支援建设。朝霞大哥一家人响应号召，从甘肃陇南西河千里迢迢奔赴山西，落户在了我们村。

40年前，我们村子只有一条东西大街，大街南边是一条不算宽绰的巷子，拢共有5户人家。靠近西边大路的是代销店和保健站，然后就是我家，与朝霞大哥家紧挨着。

大哥一家与村里人一同手握锄头镰刀，背拉肩扛，在田里劳作，与大家伙一起修筑村北洞崖河河堤，也一起奋斗在工厂建厂工地上。

由于勤劳，赢得了村里人的尊重，他们与人为善的性情，更是让邻里愿意相处。贫困的生活，大家相濡以沫，情意浓浓。麦黄时节，母亲酿醋要借用朝霞哥家里的醋缸。醋酿好了，朝霞哥家拿手的葫芦瓢漏玉米面糊糊小鱼儿，淡醋烧开，拌上葱花，大人小孩敞开了吃。

两家相近，交往就多一些。我与他最小的妹妹甚好，上学时要相约着去，我印象中最深的，是云霞的红头绳在风里一跳一跳。

房屋后面有两丈来高的沙埝，朝霞和我大哥各自带上一帮小孩，分别扮作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打仗，一时间沙土飞扬，冲杀呐喊声不绝，大家混杂在一块儿，玉米秆做的机枪都折了，勇敢的八路军战士抱着日本鬼子从埝上滚到埝下，头发上沾满苍耳子，妈妈做的土布袄脏兮兮的。

村外的田里，有一种叫禾鼠的小动物，毛茸茸的。远远看见人，挺起身子，前爪半握于胸前，吹起响亮的口哨，声音清越可传于半里之外，孩童们也用手捏了下唇，吹声呼应。

这是春秋时就有的礼节。

每年的五月初五，也就是端午这天，是禾鼠分家的日子。

禾鼠在河边沙堤斜坡处挖一竖洞，然后折向后上方五六米处，钻出地面，“狡兔三窟”。朝霞哥和我大哥带着我们一群小孩子，挑着水桶，到头一天追踪好的禾鼠窝边，水灌入洞穴，静等它出来，小孩在后门等着呢，防它逃走。

小东西惹人喜爱！捉了养一只，些许日子就会成为好伙伴了。现在我们懂得爱护它们，我们少时难看到的刺猬、山鸡多起来了，就连松鼠也光顾村子了。

朝霞大哥说，村子虽然不是他出生的地方，但在心底早已是难以割舍的故乡。他7岁到村里，17岁时离开，少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小村，多少次梦回小村。大哥现在儿女成人，儿子做了法官，女婿是一名医生，虽说是人生圆满，家业有成，但这份思乡情一直萦怀，退休后，这份念想愈切，遂与孩子们驱车归来。

看到门前老大队部的老房子，那是小时候上学的地方。朝霞大哥谈起了晚自习课上，李文茂老师那

根长长的烟袋锅里，火星子是那么亮。

朝霞大哥说，岁数老了，那些年小伙伴一起干的事，总是在梦里出现：一群衣衫不整的孩子灌禾鼠、下水塘，去摘杏子、摸西瓜，梭草编成绳子绑上桐树叶子里井里打水，手持红缨枪在麦场上站岗放哨，晚上躺在麦秸堆上数星星……

这一幅幅画面，在我们的脑子里定格。

当年，我父亲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，他这次回来，我恰巧也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，一切好像没变。我介绍了家乡这几年的发展，泗交国家级康养旅游度假区成了运城人的康养福地，白沙河湿地公园四季葱绿，夏都体育馆赛事纷呈，水疗中心宾客云集，博物馆正在兴建。四通八达的公路，把家乡美丽的景色镶串在一起，西阴嫫祖、禹王青台、司马光祠、堆云洞、瑶台山等等，几位年轻人听来心生向往，急欲观之。

第二天，陪着他们走进了老屋的老巷子，步量了曾经的院子，那条沙埝已没了踪迹，却隐隐能听见儿时欢笑的回响。大队部土墙上斑驳的标语，纹理粗糙的大门，这个仅存的时光记忆，与我们渐老的身影一同停留在了相册里。

朝霞哥忽然掏出一张泛黄的纸——那是那年他们离开时，卷烟纸写的通信地址。

妻子将新缝的香囊塞进女孩手里，朝霞哥几度哽咽，言到母亲在陇南绣羌纹，到山西改剪窗花，这穿针的手势，是中国人走到哪儿都带着的乡愁密码。

端午是祈愿人们安康的节日，恰好故人重逢，恰好有香囊相送，岂不是情深缘长？这位侄女儿说：“真是来得巧呀！”

年少离家烟雨蒙，归来麦浪已千重。临行前，一句“儿时风光入眼帘，山西故土情万千”，泪湿衣襟，情不自禁了。誓言还要回来，回来时一定要带上彩霞几个妹妹。

那年深秋，陇南来的这户人家像蒲公英飘落晋南。10年后，绿色的火车西去，人走了，魂却生了根。他们虽然在小村待的时间不长，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他们就是小村子的老户人家。

人离去了，漏鱼儿的葫芦瓢还在，它们，收到了故人的讯息，小村的吹过的风里，洋溢着浓郁的甜香。

为什么思念这么浓，是因为我们深爱着这块土地。

归客远去时，香囊里的艾草香味悠长。

端午麦黄，家乡的山山水水开始祝福。小院的花花草草，沐浴夏日浓烈的热情。各家束起艾叶，挂至门前，粽叶青青，香味浓郁，品一丝幽香，寄一分缠绵，敬介子风骨。

田地里，金色麦田如海浪起伏，吟唱一首丰收的歌谣，愿我们的祖国安康！

那年割麦

夏收是我们晋南农村生活中一个重要时刻，家庭成员都会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，共同参与夏收活动。今年夏收季节快到了，一眨眼，38年过去了，我第一次参加家庭夏收活动的丝丝记忆，总是一股脑儿地浮现在眼前，久久难以忘怀！

1987年6月夏收来临，我家位于峨嵋岭下的汾南万安乡柏壁村，麦子成熟的时间要比汾北早一些。

接到父亲捎来的口信，麦子熟了可以收获了。我向单位请了7天假，骑自行车赶往家里。

回到家里，看到父亲已准备好收麦用的各种工具，并把10把镰刀磨得又快又亮。

第二天早上5点左右，布谷鸟的啼鸣声声入耳，我们兄弟4人和三嫂四嫂及小妹被父亲喊叫起来，大家身穿长衣长裤，带上母亲准备好的馒头、黄瓜、大葱和茶壶、水壶，拿上镰刀，赶着小牛车，匆匆前往自家麦田。母亲和二嫂留在家里给大家准备饭菜。

在麦田里，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，看到父亲摘下一穗麦子在手掌中慢慢搓着。只见麦粒个个饱满，父亲高兴地对大家说：“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。”是啊！这些麦穗都弯下了头，麦梢泛黄，如一幅绸缎荡漾在广阔的大地上。麦子在风中摇曳着，麦穗由于含有较大的湿气，在相互碰撞时发出比较沉闷的唰唰声。布谷鸟那灵动的身影和婉转的叫声，伴随着人们抢收麦子。

按照父亲的安排，大家一字排开，开始割麦子。父亲和哥嫂们都是每人6垄麦子走在前面，我和小妹每人3垄麦子跟在后头。大家弯下腰来，右手握住镰刀把柄，用镰刀把一抹麦子轻轻地钩住，左手抓住拢过来的麦秆，雪亮的镰刀贴着麦根用力往后一拉，发出“嚓嚓、嚓嚓”的声音，只见麦子一片片倒在地上。

一家人争先恐后地从麦田这头割向麦田的另一头，身后麦子倒下一片又一片。我和小妹刚开始还能跟上大部队，可两个来回就被落得老远。时间久了，我腰酸背痛，手上也磨出了水泡，脸上挂满了汗珠子，时不时直起酸痛的腰。我看见父亲和哥嫂们一个劲地割麦子，汗水把脸上粘的尘土冲的一道一道的，都顾不得停下来擦汗。我虽然穿着长衣长裤，但也不能防御麦芒的锋利。那些麦芒依旧穿透我的长衣长裤，不是粘在我的手背上，就是附在我的衣裳上，将我的手掌、胳膊、大腿刺得伤痕累累，到处是红血点，奇痒难忍，苦不堪言。当时的体会只有一个：白馒头好吃，割麦真辛苦！

苍天有眼未下雨，连续几天艳阳高照，夏风和煦。团结就是力量，人多力量大，大家用3天时间，将15余亩麦子全部收割完，并拉运到自家的麦场地。

记得第3天割麦时，我的腰都弯不下去，手上又多了几个水泡，腿像灌了铅，拖不动了。搬麦捆时，我感到自己的胳膊也酸痛不已，抬一下都很费劲。那时候，我真的累了，中午回家往床上一躺，浑身就像散了架，动也不想动，脸上、胳膊上都是黑色的灰土，也不想去洗，真的是一动也不想动。

这场家庭夏收活动，我之所以难以忘怀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，1987年农历十月初八是我和妻子喜结连理的日子。这一天，那“米齐子”中的面条爽滑劲道、香气扑鼻，每吃一口面条都带着鲜美的滋味，令人陶醉，又让人回味无穷！这一天，餐桌上的大馒头柔软细腻、香甜可口，每吃一口馒头都有一种独特的韵味，让人流连忘返，心情舒畅！这面条，这馒头，都是我们家庭夏收活动的成果啊！

我第一次参加家庭夏收活动所用的镰刀和磨刀石，宽阔平坦的麦场地，滚动碾麦的碌碡，翻腾麦秸的铁叉、木叉，堆积混杂物的推板、刮板，扬场的木锨、扫帚、簸箕，推成面包般的麦秸垛等等，都已成为渐远渐逝的风景和封存的记忆！

如今，人们不再为收麦犯愁，收割麦子的方式从人力变成了机械化。大型收割机一边收割，一边将麦粒倒入早就等着的三轮车斗子里，有的人直接卖掉，有的人拉回家晒干再卖个好价钱。

现在的年轻人已感觉不到我第一次参加家庭夏收时的那种辛酸了，但“劳动光荣”“珍惜粮食”“感恩父母”“感谢农民”不能忘记！永远不能忘记！